

王大进 著

像雪一样温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像雪一样温暖

伍大魁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像雪一样温暖 / 王大进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594-1355-0

I. ①像… II. ①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2849 号

书 名 像雪一样温暖

著 者 王大进

责任编辑 李珊珊 李 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355-0

定 价 3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礼物	001
纪念	029
像雪一样温暖	050
漂亮的疤痕	063
春之色	104
毫不相干的生活	121
槐花蜜	136
远方的现实	151
表弟与巨型钟	219
旦角	238
欲望在风中	259
姊妹	304

礼 物

1

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意外。

有些意外可以给你带来惊喜，有些意外则可能会给你以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彻底改变你的生活。

柴小青遇到的就是后一种。

那天是个双休日，柴小青正在和一个要好的姐妹在逛街。柴小青是个面貌姣好，身材纤细的女人，而她的女伴长相则要平庸些，个头明显比她矮，腰身粗短。但她们走在一起，远远地看上去，却特别地和谐。她们俩经常在一起逛街。那天是柴小青约她。她需要她作参谋。她认为那个女伴的眼光还是相当不错的。她要办一件大事，给一个人送一件礼物。

关于这件礼物，她已经想了好久了，颇费思量。最后，她想到了，她要给那个人买一双皮鞋。因为是休息天，所以街上到处都是人，商场里更是人头攒动。但她们已经逛了好几个商场，柴小青也没挑到特别中意的，不是价格一般，就是式样不新，总是不尽如人意。最后，两人又打车到了另一条著名的商业街，来到一家新开的外资商厦，才看中了一双最新款式的意大利进口皮鞋。式样好看，价格更是让人咋舌。女伴有些犹豫，劝她放弃。

但柴小青犹豫了一下，还是勇敢地决定买下。

两人刚心满意足地离开那个商场，柴小青的手机就响了。事实上，她的手机已经响了好几遍了，但她们一直没听见。接通了以后，是一个陌生的声音，在确认了她的身份后，那个陌生的声音告诉她，她的丈夫杨健出事了，被车撞了，让她迅速赶到市第二医院。

柴小青关上手机，脸色发白。身边的女友也听到了，意识出了大事，安慰她说，不会有太大的事，并且鼓励说，她要陪她一起去。好朋友就是要有共患难的意识。因为这突然而至的消息，粉碎了原本一个浪漫的午餐会。原本的计划是：她们俩一起逛街，尽情地逛，然后打电话叫那个人出来，找个好点的饭店，开开心心地吃一顿。女友一直很好奇，想看看那个人，并扬言要好好地敲他一顿。而柴小青也愿意她“狠狠地”敲他一顿，看看他的男人本色。她相信他是会做到泰然处之的，声色不动。她知道他一向是很大方、从容的。再说，他有能力处理那种消费的。既然女友对他表现得那样的好奇，她也愿意把他展现给她看（一开始，他是有点犹豫的。后来她在他面前撒娇，央求，说她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不会透露他的半点信息，他才答应了）。女人都是有虚荣心的。她把他看成是自己的成果。她相信她一定是会羡慕自己的。但现在看来，这场约会是要取消了。

大街上人来人往，异常的热闹。天气正在变得暖和起来，人们开始穿上了春装，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十八九岁的样子，已经大胆地穿上了短裙，她们是异常的时髦而美丽。阳光变得比过去更有穿透力，分外地灿烂。整个城市都在阳光下变得辉煌无比。空气里有一种新鲜的味道。街道两边的树木开始吐絮，纷纷扬扬的，就像在下雪。远远地看去，整条街都像是一个迷幻的世界，

显得不太真实。

柴小青和女友迅速地拦了一辆车，急急忙忙地往医院赶。柴小青的脸色有些苍白，并没有从惊骇中恢复过来，而且眼里有了惊恐的泪水。她一言不发。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事太突然了，把她的好心情全破坏了。她出来的时候，杨健是好端端地呆在家里的。他一早就在家里忙碌着，又是洗又是涮的。他是一个闲不住的男人，热爱干家务。他喜欢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柴小青对他是既满意，又不满足。或者说，不满足的成分更多。在她的心目中，优秀的男人应该是个事业型的。杨健显然不是。他在单位里虽然是个小科长，但也还是改不掉庸庸碌碌的个性。当别的女友都夸赞她的丈夫持家时，柴小青却是不以为然。在她眼里，他唯一的优点就是当她上街或是因为别的原因外出时，他总是默默地接受，从不多说什么。

夫妻十多年了，现在的柴小青对婚姻已经有点麻木。原来她对婚姻还有所期待，后来才发现婚姻生活里其实什么都没有。它就像一张钞票，刚开始时还是崭新的，手感也好。后来是越用越旧，光泽黯然，而且价值也在走低。原先的百元大钞，能买一两件很像样子的时尚奢侈物件，现在却只能买点米面油盐了。

杨健就是在去菜场买米时，回来的路上被撞的。一辆电力工程车在拐弯时，没有减速，把杨健从车上撞出了好几十米，当场昏迷，大出血。柴小青手里大包小包地赶到医院，他还在急救，没能完全脱离生命危险。她和女友就一直守在走廊上。她的哥哥和姐姐也都赶来了，甚至把儿子也叫来了。柴小青看到儿子眼泪就下来了，痛哭起来。而他们都一起簇拥着她，努力地安慰她。时间一点点地过去，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等待他从急救室推出来。这样的等待，就如同等待像那吊滴里的水滴，将下面的大理

石滴穿。这过程中，那个人来了一个电话，问柴小青情况。柴小青告诉他，她现在有事，不能和他见面了。他大概听出了她声音的异样，急急地追问为什么，她没有多和他说，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她不想告诉他。

对她而言，这一天真的是糟糕透了。她爱那个男人。她只愿把自己高兴的事和他分享。当然，过去自己不开心的时候，也会寻求他的理解与安慰。但这事太严重了，她不想当时就告诉他。也许，过几天，等她心情平静了，再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他。她现在心里还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这现实有点残酷！

一直到下午三点，柴小青才被允许看一下杨健。杨健的命总算被医生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但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危险，仍然在重症监护病房。柴小青看到他紧闭着双眼，脸色苍白，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医生对柴小青说，命是救过来了，但是他只怕是要瘫痪了。当然，如果恢复得好，能站起来的希望也还是会有有的。柴小青木木地听着，她觉得自己已经不会做什么表情反应了。她能表示什么呢？毫无疑问，她的生活将会被彻底地改变。她不敢想以后会怎样，一切都变得不可预测了。她的心里沉重得很，就在这个时候，手机又响了，一接，还是那个人的。显然，那个男人已经通过别的渠道知道了她的事，看来他的神通广大。他在电话里努力地安慰着她。她不想在那个场合和他多说，向他简洁地道了谢，然后挂断了。

他关心她，是对的。但这个时间，却显得有点乱。事实上，她那天上街，也是为了想对他表达爱意，但却被这意外事故破坏了。那天她逛街，是她早就计划好了的，为了要买份礼物送给他。她知道他的生日快到了，她逛了好几个商场，请女友再三参

谋，最后选中了那款进口皮鞋。

她相信他会喜欢的。

他是一个很讲究品牌的男人。他的衬衫、领带、手表、腰带到皮鞋，都是有品牌的。以她的个人收入来说，那双皮鞋算是相当昂贵了，至少，她是舍不得给杨健买的——有意思的居然是他俩的尺码是一样的。当然，就算是给杨健穿上了，和他的身份也不太符。杨健是个很随意的人，要是穿新衣服，都感觉浑身不自在。他和那个人是两种不太一样的人。那个人是个有身份的男人。他身材高大，器宇轩昂。他是很讲究的。她喜欢他的那种讲究。而现在，她不能提前对他说“生日快乐”了，也不能把爱意递到他的手上，只能以后再送给他。

看着躺着的丈夫，柴小青忽然觉得格外的悲凉。远处的男人和近处的男人，是那样的不同，暗处的那个人是美好的，浪漫的。而眼前的这个，却是现实的，而且现在的景况变得很悲惨。这完全是一天一地呀！想到这里，她不由得伤心起来。事实上，她当时并不是完全为了杨健而感到伤心，更多的是想到了自己，想到了今后的生活可能面临的种种不幸。她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泪水正好滴在了杨健的脸上。就在滴上去的刹那，杨健艰难地睁开了眼睛。

看到了她，他对她艰难的一笑。

那是歉意的一笑，或是别的什么的一笑。

柴小青觉得他不应该那样笑的。

他为什么要歉意地或是别的什么的一笑呢？是因为自己的受伤吗？是觉得自己从此拖累了她？可是，她一点也笑不起来。

她只觉得他真的不应该笑。

她差不多有些恼怒了。

柴小青很努力地照顾着杨健。

大家对她的遭遇都是同情的。

这是一场飞来的横祸。

杨健单位里的领导和同事都来看望过他，除了同情，大约也没有别的办法。出于人道主义原则，他们决定过两年再讨论他的伤退问题，现行的工资待遇，全都不变。看来，杨健在单位里人缘还相当不错。但谁都知道，这对他只是一种安慰。他是再不可能重回岗位上去的。肇事单位和责任人，也进行了赔偿。可是，这对杨健来说，赔偿是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的。

柴小青感觉自己简直就要垮掉了。虽然单位里给她放了假，但她自己过意不去，还是要求承担一些时间上不是很紧的工作。于是，她时不时地还要赶过去处理。另一方面，她还要照顾孩子。于是她就在这三者当中奔忙，身心疲惫。杨健的命保住了，但真的就只能从此躺在床上。他躺在床上，几乎一动不动，就像一个死人。开始的几天中，有好几次陷入昏迷。她真的担心他会停止生命活动。但是，他每次在抢救下又化险为夷。

最终，他缓过来了。

可是，他已经是个废人了。

柴小青有点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她真的不敢去想以后的生活。难道自己以后就要一辈子陪伴这样的人吗？

她这一辈子要被他害苦了，她想。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夫妻并不相配呢？恐怕谁也说不清。柴小青和杨健实际上就属于并不相配的夫妻。比如说，杨健不爱说

话，而柴小青偏偏就是个特别爱说的，她说要是一天不让她说话，真的还不如杀了她。她说起话来语速极快。杨健爱静，柴小青却特别喜欢热闹。杨健马虎随便，柴小青却认真仔细，甚至有时可以说是到了斤斤计较的地步。杨健会谦让，柴小青能顶真。也许就是谦让对上了她的顶真，所以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

人，往往只有结过婚以后，才能知道婚姻的对错。这就像是一双看上去挺漂亮的鞋子，一定要在试穿之后，才能知道是否合脚。但问题是，鞋子是可以试穿的，婚姻却是领了证就不能反悔的。柴小青开始和杨健恋爱的时候，还是蛮幸福的。在当时她的眼里，杨健那时候条件是相当不错的。杨健长得还是不错的，家庭条件也好，自己在国有单位里上班。而柴小青当时是在一个工厂里，工资也不高。所以，别人介绍了以后，他们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恋爱中的柴小青是幸福的，甜蜜的，满足的。她相信她以后的日子一定是美好的。她也觉得他们在性格上有些差异，但她相信老一代的人说，夫妻就要不一样的类型，才会和谐。

结婚后，他们很快就有了孩子，一年、两年、三年……很快就过去了。在这几年里，柴小青慢慢地发觉其实她内心里有许多的不满足。她也说不出来到底什么地方不满足，反正就是觉得过得挺没劲的。其实，在外人眼里，他们的日子过得挺不错的，相当平静，波澜不惊的。杨健是个比较稳重的男人，在家里不声不响的，对她也是体贴的。但他们也看到了，柴小青是个风风火火的女人。她聪明，也有想法，不甘寂寞。但她是个女人，没有什么施展的空间。相比之下，杨健是个眼里只有单位和家庭的人。对生活，他没有太多的想法。

柴小青在婚后的第三年，就有了一个追求者。那个人是她过

去的高中同学，后来自己开了一个公司。公司虽然不大，但经营得还不错。至少在柴小青眼里，那个人也算是步入了有钱人的行列。在众多的同学里，他算是一个小小的成功者。在此之前，他们并没有联系。是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他们碰到了。那是她第一次参加那样的同学聚会。他在人群发现了她，就像发现了一笔可以赚钱的生意，立即两眼放光。他说她变了，原来她只是一个没发开的黄面疙瘩，而现在则成了被开水浸泡开来的白馒头。因为他的自我感觉良好，所以他的追求也就变得非常的赤裸，无所顾忌。

说实在的，柴小青开始是有点反感他的，觉得他太直白了。她不喜欢他那赤裸裸的样子。但是，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承认他很会讨好人。他时不时地会献些小殷勤，还会说些甜言蜜语。世界上，有几个女人不吃这一套呢？不顾她的拒绝，他几次三番的邀请，一会请吃饭，一会请唱歌，毫不气馁，而且，甚至是一次比一次更执着。而柴小青并不是个铁石心肠的女人，天性又是个爱玩，爱热闹，很快就从拒绝变成婉谢，从婉谢变为犹豫，从犹豫变为沉默，从沉默再变为应约。

最终，被他俘虏了，从精神到肉体。

那是一段终生难忘的日子。

柴小青觉得那一段日子，她有些疯狂。只要他约她，她会想方设法找借口出去。他们经常一起吃饭，一起逛街。当然，也经常做爱。她得承认，和他做爱很刺激。她发现自己爱上了那个男人。一开始时，她还有所隐讳他们这样的关系。后来在他的那些朋友和一部分同学面前，她已经不再忌避。她坦然地接受情人这样的身份，一点也不羞涩。因为，她觉得那是一种爱。

在婚前，柴小青有过两三次恋爱，但都不是很深入。和杨

健，也算是一种恋爱，并且还最终结了婚。但是，过后回头看看，却是一点激情也没有。她认定自己的婚姻就像是一间不透气的黑笼子，而那个昔日的男同学，粗鲁地把木笼子给砸了，拉了她出来。虽然动静很大，招来了许多人惊诧的目光，但她不在乎。她在乎的是从此可以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并且感受到了洒在身上的阳光的热量。那感觉真好，非常的畅快。她甚至想过，要和杨健离婚，和那个人在一起。当然，那是不可能的，她自己也知道。

杨健对她的行为，当然是早就有所察觉的，但他一直没有及时的制止。一方面他是有点宠她，忍让着；另一方面他也是不相信她能怎样。直到后来已经满城风雨，他才变得坚决起来，阻止她所有的外出（哪怕是正规的逛街）。而她当然是要反抗的。为此，他们发生过好多次非常激烈的争吵，甚至把家里的东西都砸了。柴小青事后想起来，自己当时已经变得不管不顾了，一点也不加掩饰。但就在他们矛盾越来越深的时候，她却发现那个人已经在有意地疏远她了。他的疏远当然不是由于她和杨健的矛盾，而是他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对她已经有些腻味了，当她觉得不能忍受，而去指责他的时候，他表现得特别的无情，干脆开始躲避起来，就像她是一只讨人厌的苍蝇。

柴小青不甘心，她想知道原因。她的女友劝她不要追查了，明摆着那个人又有了。可是，柴小青就是不信。有一次，她跟踪着他，结果在一个饭店里真的就看到他和一个妖艳的年轻女子在亲热地吃饭。她怒不可遏，完全失去了理智，和那个女子扭打起来。而他不仅不帮她，相反还痛打了她一顿，骂得她连狗屎都不如。

那句句话像是刀一样地，扎在她的心上。

柴小青伤心极了。

之后，她心灰意冷，甚至一度想自杀。

杨健看到她那样子，倒有些可怜她。他没有再骂她，平静地让那件事成为过去。柴小青虽然不太清楚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但自己在后来的日子里，却表现得很本分。她想：有过一次那样的疯狂之事，对她来说已经足够了。她仿佛明白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恨了。为了那事，她寻死觅活的，差不多把自己的尊严都丢光了。家里家外的人，都知道了，简直就是一大新闻。为了维护今后自己已经不多的体面与尊严，她觉得自己以后再也不能那样傻了。她觉得自己算是悟明白了，一个男人想要你的，就是性。良家女人就是一块洒了香水的漂亮、干净手绢，男人在上面尽情地排泄，当变得污秽不堪，成了一团抹布的时候，他就扔下它，扬长而去……她不仅屈辱，也感觉自己这样，其实是对不住丈夫与孩子的。

但是，一道大坝要是决过堤了，再怎么拦截，也还是不如原来结实。它的裂缝还在，虽然重新填过了，但是它却是不牢的，一直在渗水，随时都有再破堤的可能。柴小青寂静了一段时间后，再度陷入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关系中。好在她在这样的关系中，涉足不深。首先，她在心理上已经有了拒绝的意思。她不想重蹈覆辙。但是，很多事由不得她，一些男人总会主动靠近她，觊觎她，并想伺机下手。这年头，男人们总是很敢想，也敢干，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上经常走动的，成功或并不怎么成功的男士。

事实上，柴小青知道自己并不是个漂亮女人。单凭脸蛋长相，也就是中等姿色。但是，她是属于耐看的那种，甚至，是越看越有味，而且她的身材相当好，在这样的年龄有这样的身材是相当不易的。她的很多女伴都是羡慕她的，羡慕她有好的腰身和

浑圆结实的屁股。从后面看，她简直就是一个成熟的大姑娘。她想：那些男人看中的可能还不只是她的脸蛋和身材，更可能觉得她的性格是开朗的。男人们会有错觉，觉得她是容易俘获的。而事实上，她只是不想那样冷漠罢了。她努力地应付着，周旋着。而她越是周旋着、应付着，那些男人就越起劲。这样的男人，她一共遇到过有三四个。在这些纠缠中，杨健一直是不知道的。她平时只要从单位一回到家里，就会关掉手机。晚上她也不再出去了，她把自己的社交圈，尽量地缩小，缩小到只和一些女同事或少数女友来往。这一段时间，持续得很长，一直到那个人的出现，才把她又彻底改变了。

柴小青感觉这回是真的爱那个人的。

这和她过去爱上那个同学是不一样的。

这个人稳重、体面，有身份。

她喜欢他的稳重、体面，有身份。

对于她的这次越轨恋情，杨健是一无所知。因为有了前一次的失败而且狼狈的经验，她变得更加的小心了。她想：自己虽然不爱丈夫杨健了，但是也不能伤害他。她觉得，凭良心说，他也有很多好的地方，比如说，顾家，没有什么恶习，对她也是尽心的，等等。她做事很小心，努力不露一点的破绽。她不想让他发现她有任何的问题。他不知道，也就等于没那回事。他心里没有那回事，也就不会受到伤害。

柴小青有时也在心里问自己，已经受过一次伤害了，为什么还要再来一次？说到底，不是因为别的，就是自己的春心荡漾。她忍不住不去爱。她为了那个男人心动。她喜欢那个男人。她骨子里就是喜欢那种男人的。她的一个好朋友讥笑她，说是碰到了出色的男人，她就走不动路了。柴小青知道这只是笑谈，但她并

不否认自己对优秀男性的喜爱。或许，她比别的女人更易受到男性的诱惑。

这是天生的，她想。

其实，她在心里也是想拒绝的，想抵制的，但却发现自己最终是不能抗拒的。在与那个人的关系中，她就像是下雨天骑车行驶在一段被泼了油污的下坡路上，想停都停不住。

那个身材矮胖的知情女朋友劝她小心，已经受过一次伤了，谁能保证她不会第二次受伤？“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女友说，“他们想到的，就是上床，你要小心点啊。”但是，柴小青不信，人哪能就那样倒霉。她有理由不信。因为，那个男人和前面的那个男人是不一样的。世界上总是有好男人的。一棍子把所有的男人都打死，是不对的。以偏概全，是极端错误的。

那个人很和善，体贴。

对她的丈夫发生的这一意外，那个人也充满了同情。他曾经问她，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她说不需要。是啊，他能帮助什么呢？当然，有他的这份关心已经足够了。在杨健快要出院的前一个星期的一个晚上，柴小青和他在一个宾馆里见了面。那个人是出席一个会议，住在市内的四星级宾馆里，单人间。多日不见，他还像过去一样，白白净净的，保养得很好。他刚洗过澡，一双大手很温暖。他拥抱了她，然后让她进去洗澡。她犹豫着，想先和他说会话。可是，他却是用不容置疑的眼光看着她。她只有去卫生间里草草地冲了一下。当她裹着雪白干净的浴巾出来时，发现他已经光裸着躺在了床上。

他轻车熟路地压到了她的身上，然后就像一根木楔一样，打进了她的身体。他一边动作，一边夸赞她的美丽，说自己如何如何的思念她。事实上，柴小青知道，自己是憔悴的。她来见他，

其实并不是为了发生这种事。她真的是有些想他了。她是来看看他，想和他说会话，得到一些安慰。她真的是太累了，不仅是身体上的，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但他却显然在肉体上更迫切。她看到他非常专注地动作着，并不在意她在深情地看他。她看到他原来梳向一边的头发由于激烈的动作，而大幅地摆动，就像汹涌海浪中的水草。他在用力，额头的青筋，像一条条蚯蚓一样地，拱了出来。她突然想到，也许他工作都从没这样努力过。是的，在背地里，他经常批评甚至是辱骂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却从这样的工作获利。这就是不同的人生。她看到他的脑门上开始流汗，整张脸显得油光光的。一滴滴汗顺着往下流，滴到了她的胸脯上。“你叫，你叫，我要你呻吟，宝贝，我喜欢你呻吟。”他说。可是，奇怪的是她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平时她是情不自禁的。他像一条大鱼在畅快地游动，而她就是一条河，水流更急。她爱他，她在他的面前不需要掩饰。可是，现在她却像是一潭死水。他让她像过去一样，那她就只能伪装。

柴小青勉为其难地装了一会，直到他如软体动物一样从她身体里退出来。他到卫生间冲了一下，然后颓然地倒在一边。她擦净了自己，回来后，看到他是一种极度疲惫的神情。“躺一会吧。”他说。她顺从地在他身边躺下，抚摸着他的胸膛。他眼睛看着天花。“累死了，”他说，“开了一天的会。”柴小青想，他累吗？他哪里有她累呢？当然，他们是不一样的人。她要感谢他，她现在所以得到公司的关照，就是由于他找人打了招呼。“你好好地休息。”她说。其实，她想要告诉他，她给他买了一双高档的皮鞋。她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讨好他，而是为了表达她的歉意。他闭着眼睛，一双手几乎是下意识地在她身上游走了一会，然后说，“你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她不知道他这样的话，算不